

山坑里的“天文台”

□原“天文台”全体同志

“天文台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（1949年9月前称中山特派室）的宣传机构，主要承担团本部的宣传编印任务，兼做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。它成立于1949年6月5日，前身是甘正嵩主持的油印室。取“天文台”的代号，大体有两种含义：一是作为团本部的宣传喉舌，经常发播消息；二是负责人黄云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的是天文系，借用这一名字，既有利于隐蔽，又方便记忆。

“天文台”设在福获村财伯家中。成立初期，有黄云（黄建树）、袁固（袁雪芳）、林超（郭冠旋）、刘中和和财伯之子财仔5人。随后陆续增加谭深、李枚、欧宝霞（欧八）、蔡婉文（蔡九）、蔡干、李海、周磊明、周毅光、潘彦、胡筋等近20位大、中学生。

“天文台”的工作效率十分高。1949年7月28日晚，中山特派室主动出击驻崖口国民党中山保警五营谢文泉部，全歼其一个连（谢湛强连），毙伤敌军37名，俘11名。此役的庆功会尚未召开，“天文台”已编印好“捷报”，并发到中山全境，使得人心大振。通过“天文台”工作人员的双手，先后编印了战斗简讯、《众报》和部队领导机构的通告，如《告中山县人民书》《告国民党官兵书》《论群众观点》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》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《建党建团展组须知》，以及《约法八章》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等大量宣传品和小册子。此外，“天文台”还负责印刷部队的臂章、胸章、征收军粮通知书、部队内部使用的纸币票证等。解放战争后期，“天文台”在五桂山的武装斗争、策反、迎解、城市接管等各项活动中，确实起到了宣传战斗队的作用。

“天文台”的宣传印刷品，发行面广、发行量大，所刻仿宋字体之工整，使敌人在震惊之余也误认为它拥有印刷机器，屡次试图搜查破坏。其实，“天文台”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，“印刷机”不过是木板条配履皮（胶片），笔用的是唱机头用的针，加上小三角尺，半截钢板和蜡纸就是全部的印刷工具了。印刷用的纸张、油墨是龙惠叶、财伯等群众冒险从蒋管区购买回来的，报刊资料如《华商报》《大公报》则由部队领导提供。

“天文台”的同志大多数是刚入伍的学生，样样新鲜，事事不懂，但能做到以能者为师，互帮互学，刻苦钻研，进步很快。他们不但学会了刻印技术，而且使印刷质量不断提高。起初，每张蜡纸印不到1000份，不久就提高到能印2000份以上；从印单张蜡纸提高到用四张蜡纸拼成一大张，印出质量很好的大通告；从印单色提高到多色套印，使报纸的标题，鲜明夺目。“天文台”的同志们时常夜以继日地赶任务，每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，累极了便伏案打个盹，休息一下又继续干活。“天文台”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一间小泥屋。屋里只有两块床板，既是工作台，又是给病号睡的床（其他人员只能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睡觉）。遇到敌人进山区“扫荡”，大家就登山钻山洞。平时，“天文台”的同志们白天编写刻印资料，晚上就摸黑到邻村办夜校，宣传发动群众，访贫问苦，组织农会；农忙时节，则到田里帮助群众担水、插秧、割禾、打禾、晒谷。为了应付敌情，每次印刷完，“天文台”的同志们都要把纸张、油墨等工具藏到预先建好的土夹墙里，并把现场打扫干净，防止留下半点痕迹。

“天文台”的工作得到山区群众的支持。五桂山区的群众，乃至小孩，从来不会向敌人泄露部队的行踪，敌人来“扫荡”时，就飞速通风报信，好让同志们及早转移。例如，“天文台”的户主财伯，不但让“天文台”的同志在他家印刷文件，而且在紧急时还帮他们收拾油印工具，清理现场。为了防止敌人“扫荡”，财伯还准备了干粮，来不及时就每人给几个沙葛，让同志们带着在山上吃。“天文台”的同志常说：“没有群众的支持，我们根本无法立足；没有群众的救护，我们难以生存。山区群众对我们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亲。”

1949年解放军入城前，“天文台”的最后一个光荣任务是制作一面五星红旗。进城后，它便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。在组织的统一安排下，“天文台”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地投

入新的战斗，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。

（整理自原“天文台”全体同志：《山坑里的“天文台”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、中山市老战士联谊会编：《中山解放实录》，1999年印行。）

中山党史